

## 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辨偽舉例

蔡哲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李鍾淑、葛英會(著)、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(編):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)。全二冊。上冊,9+505頁;下冊,485+58頁。人民幣1,980.00元。

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(以下簡稱《北珍》)分為上下冊,上冊以照片、拓片對照,下冊為摹本、釋文對照,符合董作賓所主張照片、拓片、摹本三位一體的甲骨整理原則。此書編輯水準甚高,加以用銅版紙彩色印刷,照片、拓片皆清晰,為相關研究帶來極大的便利。書後附有「北京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著錄重見表」,<sup>1</sup>易於檢索。

此書〈前言〉對材料的來源有很詳細的說明,茲引述如下:

除1922年達古齋主人霍保祿向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捐贈以及1929年容庚先生為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購藏的兩批甲骨之外,1936年,一個名為G.A.H.的人士曾捐贈一批甲骨,但數量與接收單位則沒有登錄。1950、1951、1954三年中,又有三次甲骨入藏,但有關三次入藏的甲骨,檔案所見,只記其數目而已。甲骨的來源是購入、是捐贈,入藏者為何人,均付之闕如。<sup>2</sup>

關於入藏者的問題,胡厚宣在〈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〉一文中已指出入藏者及其數量。胡氏云:

北京大學考古系:所藏包括前北大國學門藏521片,前燕京大學藏1169片,新獲1311片,其中羅福頤藏(原端方藏)788片,慶雲堂藏(原元嘉造像室謝午

<sup>1</sup> 此表共57頁,第1頁標題「字」誤為「學」。

<sup>2</sup> 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,〈前言〉,頁5。

生藏) 486片，原張仁蠡藏32片，為精品，原允下司藏5片及其他。所藏甲骨曾著錄於《契續》、《元嘉》、《南北》、《續存》。<sup>3</sup>

經過比對可知書中所收甲骨有不少已見於舊著錄和《甲骨文合集》，<sup>4</sup>而〈前言〉提到對此批甲骨的整理步驟中，第三項為「對前人疑偽與未及的可疑者詳加考辨作出抉擇」，並在「編輯凡例」第五項中說明「遺失甲骨與偽片、疑偽片的拓本附在上冊書後」，可見編者對此批甲骨作了基本的辨偽工作。由於照片的刊布，使學者對甲骨契刻的狀況能細緻掌握，有利於辨偽的研究。筆者讀畢本書之後，發現除了書中已指出的偽片之外，仍有不少偽片尚未檢出。以下列舉十七例，並對照偽片之拓片、照片以及抄手所本之原片加以辨證。

### 一、《北珍》82

此片文例不通，不知從何處雜抄而來。




《北珍》82



《北珍》82

### 二、《北珍》98

《北珍》98抄自《殷契佚存》444(《合》28672)，理由如下：首先是《佚》444  右下豎畫應為裂紋，作偽者未查，誤以為是筆畫。其次是「涓日亡戔」之「涓」字，可能是因

<sup>3</sup> 胡厚宣：〈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7本第4分(1996年12月)，頁827。此引文承蒙匿名審查意見提示，於此致謝。

<sup>4</sup> 可參「北京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著錄重見表」；章秀霞：〈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校重〉，中國文字學會第五屆年會暨漢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(福建：武夷山，2009年8月)。

為《佚》444拓片不清，作偽者又不知「湄日亡戎」此類辭例以及「湄」字的結構，將《佚》444「𠄎」右邊的漫漶誤為筆畫，刻成「𠄎」，並將「𠄎」刻為「𠄎」，從「水」從「眉」的「𠄎」字遂誤刻為



《北珍》98



《北珍》98



《佚》444 (《合》28672)

### 三、《北珍》198

拙稿〈《甲骨文合集》辨偽舉例〉指出《北珍》198 (《合》15544) 應是抄自《合》15543 (《佚》336)，理由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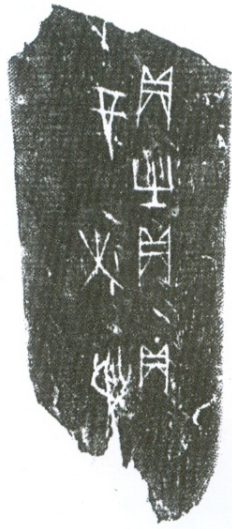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殘缺的內容相同，連「𠄎」字的殘文亦相同，而且合 15543 正最早見於佚 336 正，三段文字相間一段距離，作偽者取材骨面太小，不得不將三段文字擠在一起，又「燎」字合 15543 作「𠄎」，而合 15544 作「𠄎」是將中間一筆下半誤成一點，此為不知文字結構所致，為偽刻無疑。<sup>5</sup>

《合》15543 反面有字：「王固曰」，《北珍》未錄出反面，可見反面無字，此亦可證明《北珍》198 為偽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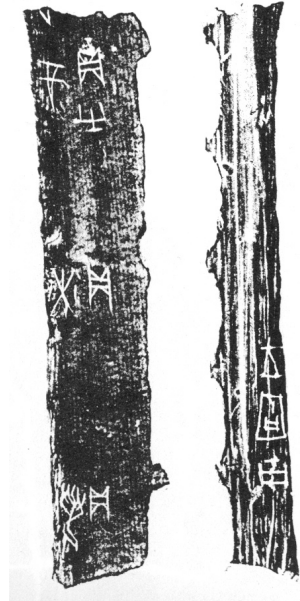
<sup>5</sup> 蔡哲茂：〈《甲骨文合集》辨偽舉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4 卷第 1 期 (2006 年 6 月)，頁 423。



《北珍》198



《北珍》19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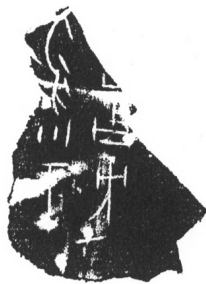
《合》15543 正反(《佚》336 正反)

#### 四、《北珍》778

《北珍》778抄自《佚》331正(《合》8543正)，其中「易」字刻法可疑，左邊一筆上半太長。「方」字筆勢不合。且《佚》331正反面有字，《北珍》778反面未拓，應無字。



《北珍》778



《北珍》77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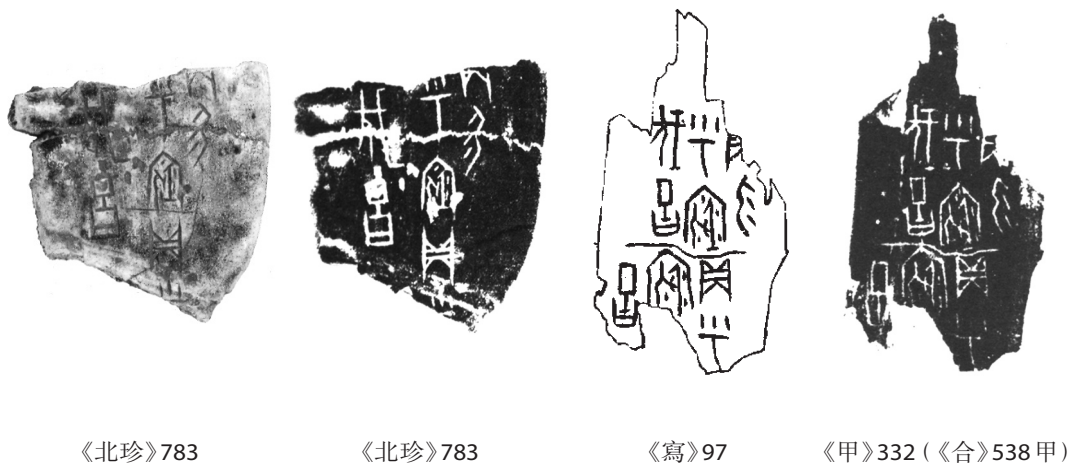
《佚》331正(《合》8543正) 《佚》331反(《合》8543反)



#### 五、《北珍》783

《北珍》783偽刻理由如下：第一，《新獲卜辭寫本》97(《殷虛文字甲編》332)刻辭內容是：「貞：易乎𠄎伐舌□」、「貞：乎□」，兩條卜辭之間明顯有界畫，但《北珍》783兩條卜辭之間過於緊密，皆刻於卜兆兩側，且無界畫；第二，《北珍》783卜辭刻於卜

兆之上，不合乎甲骨文例；第三，「舌」刻法與一般「舌」字的契刻習慣不同，即以《北珍》780、《北珍》782與《北珍》785為例，「舌」均作左右窄、上下長的「𠄎」，並沒有作正方形的「𠄎」；第四，其他同文例見於《合》537、538、539者，均施刻於骨上，此處施刻於龜上，應為偽刻。由於《北珍》一書並未說明《北珍》783入藏的時間點，《寫》於1929年12月出版，《甲》在1948年出版，若能知道入藏時間點，便能推測《北珍》783是抄自《寫》97或《甲》332。



《北珍》783

《北珍》783

《寫》97

《甲》332 (《合》538甲)

## 六、《北珍》1487

《北珍》1487為偽刻，理由如下：其一，「爭」字上下應為「又」形，《北珍》1487上部多了一橫畫，誤將《佚》370正（《合》12102正）漫漶痕跡當作筆畫，下部少一筆；其二，「伐」字的「人」弧度有誤，「戈」下部橫畫太粗，可能是刻手運刀不熟所致；其三，《佚》370正為甲橋，《北珍》1487沒有盾紋，可能是牛骨，龜骨同文例中未見字跡大小、位置相同之例，且字與字的間距完全模仿，偽刻之跡甚明；其四，「其」字下部橫筆《佚》370正拓片沒拓好，《北珍》1487誤以為與二豎筆不相連；其五，「雨」字體下應為三點，《北珍》1487刻為「Iti」；其六，多了「卯」字，辭例、行款有誤。另外，《佚》370正反面有字，《北珍》1487反面未拓，應無字。



《北珍》1487



《北珍》1487



《佚》370 正  
(《合》12102 正)



《佚》370 反  
(《合》12102 反)

### 七、《北珍》1525

《北珍》1525為偽刻，理由如下：其一，《佚》327（《合》24901）「貞」字可能骨面表皮破掉或殘破凹陷，作偽者未查，只刻了半個「貞」字；其二，《北珍》1525「午」字缺上部豎筆且刻的太淺；其三，「夙」字「人」形部分未刻完全，且筆畫生硬。



《北珍》1525



《北珍》1525



《佚》327 (《合》24901)

### 八、《北珍》1606

本片舊著錄未見，《北珍》隸定作：「亡又旬申亡雨勿夕今一月」，由於《北珍》沒有列出釋文，辭例除「今一月」之外，其餘不知如何通讀。<sup>6</sup>



《北珍》1606



《北珍》1606

### 九、《北珍》2213

《北珍》2213「畫」字筆畫不合，「畫」字上半偏旁不與下半部偏旁相連，可參考《北珍》1109反、《北珍》2142正、《北珍》2078反。見《續甲骨文編》3.23-3.24與《甲骨文編》3.19「畫」字下。<sup>7</sup>



《北珍》221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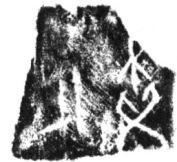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珍》2213



《北珍》2142 正



《北珍》2078 反



《北珍》1109 反

<sup>6</sup> 承蒙審查意見指出，「月」字與上段偽刻走刀同出一轍，「今一月」亦係偽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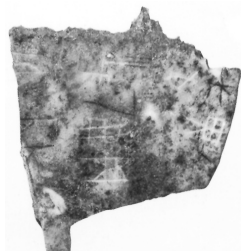
<sup>7</sup> 金祥恆（編）：《續甲骨文編》，頁1954-55；孫海波（編）：《甲骨文編》，頁128-29。

十、《北珍》2223

《北珍》2223為偽刻，最主要的理由在於字口太淺。從拓片看，有「貞弗其<sup>𠄎</sup>十月」、「黃步」等字的大小、位置、間距都與《佚》341（《合》7676）相同，其中「<sup>𠄎</sup>」字顯然為「<sup>𠄎</sup>」之誤刻。可能是因為《佚》341字跡較淺，刻手未查所致。另外，《北珍》2223拓片上的<sup>𠄎</sup>，從照片看，該字跡刻畫顯然較深，與「貞」、「弗」、「<sup>𠄎</sup>」、「十月」、「黃」、「步」等字不同，且並非「其」字。將照片旋轉90度，可知同樣類型的字跡還有右上方疑似「再」字下半殘文，右下方有「<sup>𠄎</sup>」形字跡，中間有卜兆及「三」字，這些字跡也非常可疑。究竟該如何解釋，須目驗原骨才能進一步判斷。



《北珍》2223



《北珍》2223  
(旋轉90度)



《北珍》2223



《佚》341（《合》7676）

十一、《北珍》23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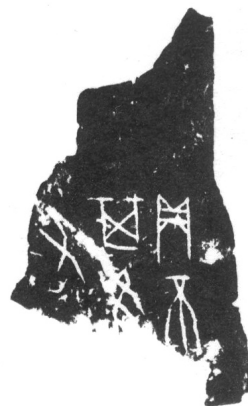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珍》2399與《佚》343（《合》16434）的行款配置一致，明顯是仿刻而來，且字跡轉折處生硬，「又」字尤為明顯。



《北珍》2399



《北珍》2399



《佚》343（《合》16434）



### 十二、《北珍》2400

《北珍》2400正（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467正）「兄」字上部的「口」字與下面的「人」字分裂不相連，應為偽刻。反面「辛未」二字非偽刻。以「辛未」二字的筆勢與字體與正面的刻辭對比，兩者並不一致。正面的「貞」字與「佳」字大小比例與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》6（《合》2923）的字體大小比例幾乎一致，仿造痕跡明顯。《北珍》2400「多」字剛好刻在一個凹陷的位置上，致使其字體歪斜不正。最後，兩片一為龜甲，一為胛骨，而內容完全一致，此種契刻狀況是從未見過的。



《北珍》2400正



《合補》467正  
(《北珍》2400正)



《合補》467反  
(《北珍》2400反)



《福》6（《合》2923）

### 十三、《北珍》2480

本片雜亂無章，字體結構混亂，除「咸」字外，生硬混亂，極不自然，辭例不通。尤其卜辭有從心從水的「𠄎」（《甲》270、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3166）字，本片卻作「𠄎」，不合。



《北珍》2480



《北珍》2480

十四、《北珍》2489

本片舊著錄未見，從照片來看，刻痕相當淺。其中「𠄎」字相當怪異，既不是「𠄎」字，也並非「𠄎」字。此片應為偽刻，特別是「𠄎」字，更是前所未見。



《北珍》2489



《北珍》248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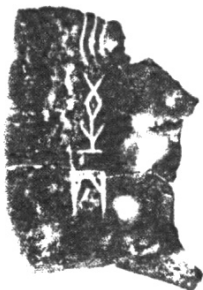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珍》2489 (筆者摹)

十五、《北珍》25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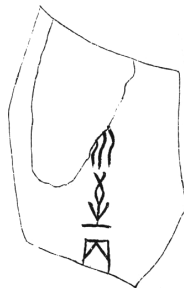
《寫》187即《甲》383，二版內容稍有不同，《寫》187摹出殘文「𠄎」，為「不」字下半，  
《甲》383無，可知《北珍》2569抄自《寫》187，又將「𠄎」改為「𠄎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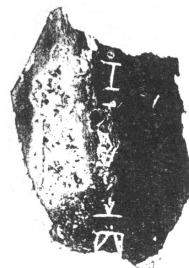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珍》2569



《北珍》2569



《寫》187



《甲》383

十六、《北珍》2570

本片為偽刻的理由有以下幾點：一、上半部「貞不其若」對照《佚》372可以發現「其」字脫離太遠；二、下半部「比」沒有刻齊；三、下半部「侯」字筆畫不合。



《北珍》2570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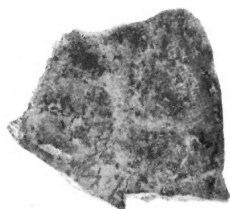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珍》2570



《佚》372 (《合》3379)

### 十七、《北珍》2859

本片字體抖動，明顯抄自《寫》373 (《甲》221，已綴入《甲釋》8 (《合》22370)，又遙綴《人》3166，收入《合補》6558 甲乙)。其中「」字脫開成「目」、「心」、「女」三字。「心」又刻得怪異，字當刻作上寬下尖，此處刻成如「齒」字的弧形。字體深淺不一，當為偽刻。



《北珍》2859



《北珍》2859



《甲》221



《寫》373

另有幾版，其他學者指出應為偽刻：

### 一、《北珍》4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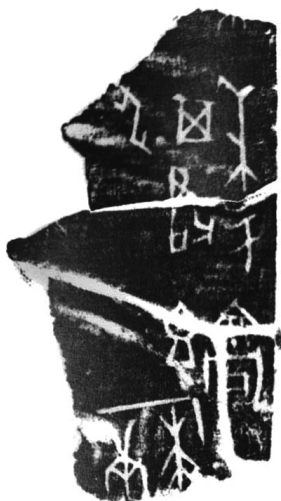
周忠兵將《北珍》464 與《北珍》2217 綴合，並指出《北珍》464 + 2217 應是抄自《合》33307。周氏云：

與北大 2217 + 464 上的刻辭同文的有合 33307 (美 459) (我們將之與 33279 綴合 (圖一 3)，參看《歷組卜辭新綴》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2006-10-9)。將北大

2217 + 464 與合 33307 相比，我們認為北大 2217 + 464 是現代人模仿合 33307 而作的偽刻。雖然模仿得很逼真，但由於不懂文字字形的結構，所以有的文字刻寫失真，並且漏刻「其」字上方「貞」字殘畫。另外，前面我們說過北大 2217 + 464 上的刻辭是倒刻於右背甲上，這與右背甲上刻辭的一般刻寫習慣相異，應該也是由於作偽者未能分辨龜甲部位就在其上刻辭造成的。合 33307 的原始著錄為佚 259，《殷契佚存》出版於 1933 年，可見北大 2217 + 464 這版偽刻是作於 1933 年之後的。<sup>8</sup>



《北珍》464 + 《北珍》2217



《北珍》464 + 《北珍》2217



《佚》259 (《合》33307)<sup>9</sup>

## 二、《北珍》0465

《合》32386 (《北珍》465) 抄自《合》32385 左上 (《美國所藏甲骨錄》418)，裘錫圭於北大講授課程談到：「合 32386 據合 32385 偽。」<sup>10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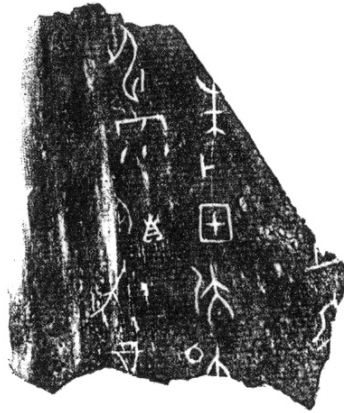
<sup>8</sup> 參見周忠兵：〈甲骨新綴兩例〉第一組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(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498.html>)，2009 年 5 月 21 日首發。

<sup>9</sup> 周忠兵又將《合》33307 與《合》33279 綴合。參見周忠兵：〈歷組卜辭新綴〉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(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461.html>)，2006 年 10 月 9 日首發。

<sup>10</sup> 本人曾向同仁李宗焜借閱其於裘錫圭課堂上所記錄的筆記，裘先生在談到甲骨的「辨偽」一章時，曾提到《合》9577、《合》22422、《合》25783、《合》18266 等片屬偽刻 (該課程於 1993 年 9 月起在北大講授)。詳見蔡哲茂：〈《甲骨文合集》辨偽舉例〉，頁 418。



《北珍》465  
(《合》32386)





《北珍》465  
(《合》32386)



《美國所藏甲骨錄》418  
(《合》32385)

### 三、《北珍》1246

裘錫圭曾經指出《合》27703 (《北珍》1246) 屬偽片，雖然見於《殷契卜辭》631，但貞人未見於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。《北珍》隸定作：「丁亥卜貞它毓甲夷」，辭例不通，應為偽刻。<sup>11</sup>



《北珍》1246




《北珍》1246 (《合》27703)

<sup>11</sup> 承蒙匿名審查意見指出，該版最早是裘錫圭在北京大學講授課程時指出是偽片，在此致謝。李宗焜的裘錫圭「甲骨學概論」上課講義中並未有記載此片為偽片。

#### 四、《北珍》0874

周忠兵〈甲骨新綴兩例〉還指出《北珍》0874抄自《合》33024：

北大所藏的甲骨中還有一版甲骨與此類似，即北大874（圖二1）（合33023 圖二2），是龜左背甲，其上刻辭與征伐「召方」有關，將之與同文的合33024（佚520，存補3.238.1）（圖二3）比較，可知北大874（合33023）應該是仿照合33024偽造的。因分不清是否是筆畫，將合33024上「召」與「正\*」之間的一道泐痕也忠實的刻畫出來，作「」形。



《北珍》874






《合》33023



《佚》520 (《合》33024)

#### 五、《北珍》2856

齊航福寄給本人的電郵指出此片是偽刻。按：甲骨文「弔」字有二體作「」與「」，《北珍》2856的「」，應該是「弔」字的誤刻。



《北珍》2856



《北珍》2856

## 六、《北珍》2858

齊航福寄給本人的電郵指出此片是偽刻。按：此版疑抄自《寫》199或《甲》170。《甲》170「𠄎」豎畫不明顯，《寫》199「𠄎」字則清楚摹出，可知《北珍》2858較可能抄自《寫》199。《北珍》2858「𠄎」字的「𠄎」三畫平行，與《寫》199、《甲》170不同，可能仿自《寫》60、75。



《北珍》2858



《北珍》2858



《甲》170 (《合》11599)



《寫》199



《寫》60



《寫》75

## 結語

《北珍》一書收錄了北京大學所藏的全部甲骨，共2,929片，以及53片遺失甲骨拓本，又於書末附錄已辨偽的偽刻甲骨（《北珍》2930–2980）。今日再來檢視所收2,929片的甲骨照片與拓片，發現其中偽刻部份是從《新獲卜辭寫本》、《殷契佚存》、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》等書抄錄而來。其中有少數從字體一望可知偽刻者，如《北珍》82與《北珍》2480。也有刻得字體不合，雜亂軟弱者，如《北珍》1606與《北珍》2844。當然也有一些是筆順不合或結構不合者，這些都需要加以剔除。

從《北珍》所錄甲骨中為數不少從《佚》抄襲偽刻而來的現象，可以知道作偽者會從舊著錄抄出，企圖混淆視聽。儘管作偽者打算揀選相同部位的甲骨偽刻如《北珍》1044，也還是會將獸骨文字抄到龜甲上，如《北珍》783。此類偽刻容易讓人誤以為是

同文例，實與賓組、歷組所見兆序不同，文例相同的同文例是不同的。另外，《北珍》中也有不少抄自1929年12月出版的《寫》。過去學者也曾指出傳世甲骨有抄自《寫》的情況，<sup>12</sup>可見此書成為作偽者仿刻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甲骨辨偽一直是甲骨學裏面的一個重要課題，對科學發掘所得甲骨之外的傳世品，必須先予以辨偽，不能囫圇吞棗，以免為不肖的古董商所欺。在此僅舉出十七例，與其他學者的辨偽成果六例，並提出詳細的論證，以供學界參考。

### 徵引甲骨文書目

貝塚茂樹：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（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59-1968年）

董作賓：《新獲卜辭寫本》（1928年石印本一冊，又載於1929年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一期，及收入1977年臺北藝文印書館《董作賓先生全集》）

——：《殷虛文字甲編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48年）

郭沫若（主編）：《甲骨文合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）

金祥恆（編）：《續甲骨文編》，收入《金祥恆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0年）

彭邦炯、謝濟、馬季凡：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9年）

屈萬里：《殷虛文字甲編考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1年）

商承祚：《殷契佚存》（南京：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，1933年）

——：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》（南京：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，1933年）

孫海波（編）：《甲骨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

周鴻翔：《美國所藏甲骨錄》（Hung-hsiang Chou, *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* [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6])

<sup>12</sup> 詳見李宗焜：〈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刪正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94卷第6期（1997年6月），頁241-60；蔡哲茂：〈卜辭同文例研究舉例〉，載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（編）：《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8年），頁48-53。